

插图典藏本

卡门

[法] 梅里美 著

李玉民 译

(下)

卡 门

[法]梅里美 著

李玉民 译

(下)

中国画报出版社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卡门：全2册/(法)梅里美著；李玉民译. --北京：中国画报出版社，2016.1

(插图典藏本)

ISBN 978-7-5146-1240-0

I. ①卡… II. ①梅… 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法国-近代 IV. ①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87465 号

卡门(上、下) [法]梅里美 著 李玉民 译

出版人：于九涛

责任编辑：史文良

助理编辑：吕 微

图 片：文鲁工作室 上超

责任印制：焦 洋

出版发行：中国画报出版社

(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 邮编：100048)

开 本：32 开(880mm×1230mm)

印 张：16.5

字 数：370 千字

版 次：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刷：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

定 价：48.00 元

总编室兼传真：010-88417359 版权部：010-88417359

发 行 部：010-68469781 010-68414683(传真)

译序

梅里美(1803—1870)的小说非常好看,从一个半世纪前流行至今,始终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。它们吸引读者的一个突出特点,借用流行的字眼,就是富有“刺激性”。梅里美和雨果、巴尔扎克都是同时代人,当时在文坛上也是齐名的。从作品的数量和深度来看,如果把雨果、巴尔扎克的著作比作“大型超市”的话,那么,梅里美的小说就是“精品小屋”了。

梅里美仅以其《卡门》《高龙芭》《伊勒的维纳斯》等十余种中短篇小说,就跻身大家的行列,必然有他的独到之处。仅就《卡门》而言,1847年一发表,便成为经典之作。而经比才作曲的歌剧《卡门》,又成为西方歌剧经典中的经典,久演不衰,与小说并举双赢。

梅里美的小说篇幅不长,数量又不多,而且反映社会的深度和广度,也远远比不上雨果、巴尔扎克、司汤达的作品,却能显示出永恒的艺术魅力,成为梅里美现象,这就值得仔细探究了。

我看梅里美小说所产生的印象,大抵可以借用《卡门》中这样一段话来描述:

“敲响晚祷钟的几分钟前,一大群妇女欢聚在高高的河堤脚下,没有一个男人敢混迹其中。晚祷钟声一敲响,即表明天黑了,等到钟敲最后一响,所有女人便脱光衣裙,进入水中。于是欢叫

声、嬉笑声响成一片，真是沸反盈天。男人们都站在堤岸上面，眼珠瞪得要冒出来，观赏那些浴女，但是却看不真切。然而，暗蓝色的河面上朦胧浮现的白色身影，足能引起有诗意的头脑浮想联翩。而且，只要略微想象一下，就不难把那看成狄安娜和仙女们在沐浴……”

这种现象，既不像看雨果的《悲惨世界》中的一幕幕悲剧那样真切，也不像看巴尔扎克《人间喜剧》的一场场表演那样清晰，而是朦朦胧胧，雾里观花；望见那白影幢幢的浴女，恍若狩猎女神和仙女们在沐浴。换言之，就仿佛在异常的时间、异常的地点，看到异乎寻常的情景，如同神话一般。

如同神话，又不是神话，至少不是神界的神话，而是发生在人间的神话。但又不是发生在人间的正常生活中，而是发生在人世的边缘。

读几篇梅里美的小说就不难发现，他本人虽然生活在主流社会中，却让他的小说人物远离巴黎等大都市，远离人群密集的场所。他这些故事的背景，虽不能说与世隔绝，但大多也是化外之地、梦想之乡，是社会力量几乎辐射不到的边缘地区。

例如《查理十一世的幻视》的怪诞故事，发生在 17 世纪的瑞典，时空都很遥远。《勇夺棱堡》的战役则远在俄罗斯，其余的故事也都是在西班牙、意大利，甚至是在浩瀚的大海上展开的。至于马铁奥大义杀子，高龙芭设计复仇，全是科西嘉人的所作所为。须知在当时，科西嘉岛刚从意大利并入法国版图不久，全岛自成一统，有自己的语言、文化和习俗。总之，那里有一种独特的科西嘉精神，是法兰西文明的化外之地，就连法国本土人，在岛上也归入四等公民的外国人之列。岛上大部分荒野丛林，高山峻岭，还受着

原始强力的控制。

原始的强力,这正是梅里美所偏爱发掘并描绘的。他在《伊勒的维纳斯》中写道:“强力,哪怕体现在邪恶的欲望中,也总能引起我们的惊叹和不由自主的欣赏。”不过,性格的原始动力,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已经异化了,只有到社会的边缘、时间的边缘去寻觅了。

因此,梅里美的第一篇故事,就塑造了马铁奥·法尔科恩这样一个铁汉,一个传奇式人物。他住在强盗出没的丛林边缘,浑身涌动着江湖义气,什么问题都以刀枪解决,是一个受绿林好汉敬重,军警也不敢招惹的豪杰。可是,偏偏他的独苗儿,他寄予极大希望的十岁的儿子,为贪图一块银表,出卖了被军警追捕而受了伤的一名强盗。马铁奥得知实情,不由分说,亲手处决了年幼的儿子。

支配这种大义灭亲之举的原始冲动,不仅任何社会力量和秩序都限制不住,就连亲情也无法遏制。这是不能以现代人的目光来判断的事情,既新奇又神奇,对现代社会中过着平庸生活的人们,恰恰极富刺激性。

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就谈到,梅里美十分厌恶一些作家为愉悦公众,剖析在自己身上泛滥的半真半假的感情,“漫无节制地满足庸俗群众的低俗趣味的好奇心理”。梅里美则有意向流行的趣味挑战,选取同现代文明社会尽可能没有联系的题材。

梅里美不愿意像巴尔扎克那样,描述大家都熟识的周围的生活现象,而是到现代社会生活的边缘去寻找稀有事物,寻找具有振聋发聩的冲击力,能让多愁善感的市民热血沸腾的奇人奇事。他正是沿着这种取向,舍规弃矩,自成方圆,又塑造出高龙芭、卡门这两个神话般的女性形象。

如果说像马铁奥这样的汉子,受原始动力的驱使,做出惊天动

地之举还不足为奇的话,那么两个美得出奇的女子:一个科西嘉姑娘、一个吉卜赛女郎,也做出了石破天惊的事情,就不能不叫人叹为观止了。

高龙芭是个村野姑娘,但是拿小说结尾时一个农妇的话来说:“那位小姐长得多美,可是不一般!我敢肯定,她长了一对毒眼。”所谓毒眼,即目光能令人着魔。高龙芭的这双毒眼,正是她那颗复仇女神的心灵的窗口。她这一生,仿佛只有一个目的:为父报仇,除掉仇家。为此,她千方百计迫使她哥哥奥尔索,一个接受了现代文明的退役军官就范,终于借奥尔索之手,打死了仇家的两个儿子。最后那个仇家,一个当村长的老律师,因承受不了打击而疯了,她还是不放过,要亲自去看看他受痛苦折磨的悲惨相。

在高龙芭看来,社会、法律、文明、道德,既然不能为她报仇,就全都毫无意义。她一生只干了一件事,一件大事。杀父之仇一报,今后是生是死就无所谓了。

这种性格的原始动力,比生命还重要,谁敢碰一碰就要倒霉,甚至可能同归于尽。

与高龙芭带有野性的美不同,卡门的美带有一种邪性。“她笑的时候,谁见了都会神魂颠倒”,美色和她的巫术、狡诈一样,都是她的武器。她靠美色将唐何塞拉下水,成为强盗和杀人犯。唐何塞骂她是“妖精”,她也说自己是“魔鬼”,“越是不让我干什么事儿,我就越急着干”。她不再爱唐何塞时,唐何塞怎么哀求,甚至拔出刀来相威胁,也都无济于事。卡门绝不求饶,连讲句假话应付也不愿意,她中了两刀,“一声未哼就倒了下去”。卡门我行我素,不择手段,蔑视和反抗来自社会和他人的任何束缚:“宁可把整座城市烧掉,也不愿去坐一天牢。”哪怕拼了性命,她也要维护个性的自

由,保持吉卜赛人的本色。

梅里美笔下的人物形象,都生活在社会的边缘,远非典型人物,为什么在文学史中还占有鲜明的地位呢?说起来情况比较复杂,这里仅仅指出他们有个突出的共同点,都率性而为,一意孤行。非洲酋长塔曼戈将同胞卖给黑奴贩子勒杜船长,在醉酒中甚至把妻子送给人家,酒醒后追上贩奴船反而身陷魔窟。于是,原始的暴力与文明的暴力,在海上展开了殊死搏斗。再如唐璜,他不是单纯的生活放荡,而是以其放荡向整个社会挑战,向宗教挑战,还直接向上帝挑战。他们受原始动力所支配,表现出来的狂热激情,具有毁坏的力量,往往轻易地毁掉自己的梦想、自己的所爱与希望(杀子杀妻),甚至轻易地毁掉自身(唐何塞、卡门、塔曼戈),连命运也视同儿戏。他们极其自然的举动,在世人看来就是惊世骇俗的行为了。

因而,梅里美的这些故事,大多充满血淋淋的场面,冷酷无情的毁灭,不知惨死了多少人。不过,梅里美并没有把这悲剧题材写成悲剧,至少没有写成真正意义上的悲剧。

悲剧的命运,都是由社会、宗教(或其他信仰)、自然力造成的。悲剧人物的悲壮之美,正是体现在他们同其中一种力量不屈不挠的抗争中。如《悲惨世界》的主人公冉阿让,由于贫困和法律的不公平造成的不幸,使他在苦役犯监狱度过前半生,出狱后化名才得以回归社会,还受尽追捕、屈辱和误解,但仍然不懈地为他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,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,化为社会道德和良心的标准像,完美地完成了命运赋予他的使命。

然而,梅里美笔下这些人物,根本不肩负任何使命,与世人所诠释的命运无涉。他们处于人世的边缘,游离于社会之外。他们

处于现实和神话的边缘,现代文明和原始野蛮的边缘,犹如荒原的野草、丛林的杂木,随生随灭。他们生也好,死也好,无所谓悲剧不悲剧,无所谓意义不意义,不能以常人常理去判断。他们有的只是生命的冲腾与勃发,以及生命所不断呈现的炫目的光彩,在常人看来无异于神话。每个人物都是唯一的,并没有社会代表性。卡门就是卡门,高龙芭就是高龙芭,马铁奥就是马铁奥,就连伊勒的维纳斯,也是独一无二的,不可复制。《伊勒的维纳斯》中的叙述者,要临摹这尊雕像的头部,怎么也把握不准那神态,这不是令人深长思之吗?

神话人物都是生命的原始动力的产物,梅里美小说中的人物溢涌着原始的动力,他们的故事也就成了现代神话,即边缘人的神话。

梅里美的叙事手法高超,善于营造一种似真又幻、若无还有的神秘气氛,故事自始至终扑朔迷离,往往只有谜面而没有谜底。《伊勒的维纳斯》中新婚之夜的惨剧,读者即使看了新娘的证词,仍难断定新郎就是被维纳斯雕像给勒死的。至于《阴错阳差》,朱莉的悲剧虽然同神话搭不上边,但是唯有这个中篇故事发生在巴黎社交界。但是毋庸置疑,人总有一种可悲的、甚至是可笑而愚蠢的倾向,往往在误会的沙滩上,建起自己感情的神话殿堂。

走进梅里美神奇的小说世界,应当怀着欣赏时装表演的心情,或者怀着参观博物馆的心态,来阅读他这些神话般的故事。走在博物馆里,就不会担心美神的雕像忽然走下基座来掐人脖子;同样,我们也不会想象马铁奥忽然离开化外之境的科西嘉岛,跑到巴黎的街头,在埃菲尔铁塔下枪杀他的儿子。称马铁奥为好汉、硬汉、铁汉都可以,但是不要把他的行为(其他人物的行为亦然)同

社会意义联系起来,说什么“大义灭亲”,或者“舍子取义”,他很可能只是在维护自己的名誉和生存状态。

这里还要讲两句有关译名的问题。译名不同,由来已久,不同的译者各有偏好,尤其还有译自英语的名称来捣乱,往往把读者搞晕了。

《嘉尔曼》这个名字就不错,从法文音译过来,但是恐怕许多读者不知道它就是《卡门》。“卡门”之名来自歌剧,译者大概不是学法语的。这个名字用在一个美丽的吉卜赛女郎身上,尽管并不怎么雅观,但是流传既广,为读者计,这个译本只好舍高就低,沿用“卡门”了。至于《高龙芭》还是《科隆芭》,《马铁奥·法尔科恩》还是《马特奥·法尔戈内》,都近似音译,则并不以词言义。至于《阴错阳差》,又译《错中错》、《双重误会》,也都取义相近。这里简略交代一下本书的篇名与别名,以免译者和读者发生双重误会。

李玉民

2005年7月

于北京花园村

目 录



上

I / 译序

1 / 卡门

72 / 阴错阳差

144 / 炼狱中的灵魂

215 / 卢克莱齐亚夫人街

244 / 蓝色房间

下

261 / 高龙芭

416 / 马铁奥·法尔科恩

432 / 伊勒的维纳斯

466 / 查理十一世的幻视

473 / 塔曼戈

496 / 勇夺棱堡

502 / 菲德里哥

高龙芭

请放心,为你报仇,
有她一人就足够。

——《尼奥洛挽歌》^①

—

一八一七年^②十月初,爱尔兰人托马斯·奈维尔先生,美国军队的优秀上校军官,携女儿游意大利归来,在马赛上岸,下榻博沃饭店。满怀激情的游客的一片赞扬声,也引起了一些人的逆反心理,如今许多观光客为了显得与众不同,往往以贺拉斯的一句话,“见什么也不惊讶”^③作为座右铭。上校的独生女莉狄娅小姐,便是这类总不满足的游客。在她看来,《耶稣显圣容图》^④是平庸之作,喷发的维苏威火山,比伯明翰工厂的烟囱也高不出多少。总而言之,她对意大利最大的指责,就是说这个国家缺乏地方色彩,也

① 原文为科西嘉文,是一位年轻女子为死去的哥哥所作的挽歌,共5节,这是最后一节的结尾两句。

② 大约是1819年,即德拉·雷比亚上校被杀害(1817年8月2日)之后两年。

③ 引自古罗马诗人贺拉斯(公元前65—前8)《书简》第1篇第6行。

④ 《耶稣显圣容图》:现收藏在梵蒂冈博物馆,为意大利画家拉斐尔(1483—1520)最后的作品,表现耶稣在塔博尔山向三个门徒显圣容的场面。

缺乏个性。这些词的含义,随人怎么解释去吧,几年前我还完全理解,如今却不明白了。^①起初,莉狄娅小姐兴致勃勃,以为过了阿尔卑斯山脉,会发现前人所未见的景物,回去就可以像儒尔丹^②先生那样,“同体面的人”高谈阔论了。然而她很快就发觉,处处都让她的同胞抢了先,根本没有见到鲜为人知的事物,她就大失所望,站到了反对派的一边。的确,一谈起意大利的名胜古迹,就总会有人对您说:“某某地方的某某宫殿陈列的拉斐尔那幅画,您一定观赏过了吧?那是意大利最美的东西了。”而您又偏偏没有注意看那幅画,这种场面实在让人很尴尬。什么都看,花时间太长,最简单的办法,就是先入为主,全盘否定。

在博沃饭店,莉狄娅小姐又受到一次打击,十分沮丧。她在塞尼^③城欣赏佩拉斯吉式或者蛮石城门时,以为没人画过,便作了一幅速写带回来。她到马赛,又碰巧遇见弗朗西丝·芬维克夫人。那位夫人给她看自己的画册,上面恰好有一幅画的也是这道城门,使用了锡耶纳^④鲜艳的土黄色,旁边写了一首十四行诗,另一边还有一朵干枯的花。莉狄娅小姐一回去,便把自己那幅塞尼城门速写送给侍女,完全丧失了对佩拉斯吉式建筑的兴趣。

① 梅里美此话表明与浪漫主义拉开距离,浪漫派作家喜爱地方色彩、异国风光,并且标榜个性。

② 儒尔丹:法国古典主义剧作家莫里哀剧作《贵人迷》中的主人公,他是个暴发的资产者,是攀附贵族、附庸风雅的典型人物。

③ 塞尼:意大利小古城,位于罗马和那不勒斯之间,保存了长约两千米的古城墙,由巨石垒成,建筑风格先于希腊文明,称佩拉斯吉式,只因在公元前12世纪,在希腊民族之前有佩拉斯吉人生活在希腊,留下了蛮石建筑。

④ 锡耶纳:意大利古城,位于中部托斯卡纳地区。城墙保存完好,中心广场很有特色。

奈维尔上校也同样跟着烦恼,自从妻子去世之后,他看世间的事物,就只是通过莉狄娅的眼睛了。他觉得意大利罪莫大焉,竟惹他女儿郁闷,因而也就成了最无聊的国家。不错,意大利的绘画和雕塑,他也无可挑剔。但是他可以断言,在这个国家打猎实在惨,要顶着烈日,在罗马的乡野奔波四五十公里,才能打死几只可怜巴巴的红胸山鹑。

抵达马赛的第二天,他就请给他当过副官的伊莱斯上尉吃饭。上尉到科西嘉游历了六周,刚刚离开,他绘声绘色地给莉狄娅小姐讲了一段绿林好汉的故事,而且有趣得多,根本不像从罗马到那不勒斯的旅途上,别人一再对她讲述的那种强盗故事。到了最后吃甜食的时候,餐桌上只剩下两个男人,由几瓶波尔多葡萄酒陪伴,便谈起了打猎。上校这才听说,在什么地方打猎,也不如在科西嘉岛,那里飞禽走兽种类繁多,数量也特别大,哪里也比不上。

“在那里,能看到大批野猪,”伊莱斯上尉说道,“必须学会分辨,野猪和家猪像极了。如果误打死家猪,那么猪倌就要找您大麻烦。他们会全副武装,从他们称为‘莽林’的矮树林里冲出来,向您索要他们牲畜的赔偿费,再嘲笑您一番。您还能见到岩羊,那种动物太奇异了,别的地方没有,所以特别珍稀,但是很难猎到。什么黄鹿啊、野鸡啊、小山鹑啊,猎物都集中在科西嘉,种类根本就数不清。您若是喜欢射击的话,那就去科西嘉吧,上校,在那里,正如我的一家旅馆老板所讲,您可以向所有可能存在的猎物射击,从斑鸠一直到人。”

喝茶的时候,上尉又讲了一个族间仇杀、殃及远亲的故事,比前边那段绿林好汉的故事更加离奇,让莉狄娅小姐听得简直入了迷。接着,上尉又向她描绘了当地蛮荒的奇绝景象,当地居民的古

怪性格,以及他们热情好客和原始的古风,终于激发起莉狄娅小姐对科西嘉的向往之情。最后,上尉又将一把漂亮的小匕首奉送给小姐。这把匕首的来历,比它的造型与铜柄更为出奇。伊莱斯的这把匕首,是一个有名的大盗割爱相赠,并保证它结果了四条人命。莉狄娅小姐立刻插在腰带上,回到客房就放到床头柜上,临睡前还从鞘里拔出来两次瞧了瞧。上校那边,在睡梦中射杀了一只岩羊,羊主人让他赔钱,他也欣然同意,只因这只动物十分奇异,像头野猪,却还长出鹿角,还有野鸡尾巴。

“据伊莱斯讲,科西嘉岛上猎物多极了,”上校和女儿共进早餐时说道,“如果不是那么远,我真想去那里逗留半个月。”

“那好哇!”莉狄娅小姐说,“我们为什么不去科西嘉呢?您放开打猎,我就画画。伊莱斯上尉说波拿巴小时候,曾在一个岩洞念书,能把那岩洞画进我的画册,那我该多高兴啊!”

也许这是头一回,上校表示的愿望得到女儿的同意。这种不谋而合实出意外,他心中窃喜,头脑却保持冷静,提出几点异议,故意刺激莉狄娅偶发的兴致。他说那是蛮荒之地,一位女子去旅行多么艰难。但他女儿却什么也不怕,她尤爱骑马旅行,能野外露宿也是乐不可支,还威胁说不成此行,她就要去小亚细亚。总而言之,什么异议她都有应对,就因为还从来没有英国女子去过科西嘉,那她就应该前往。等回到圣詹姆斯广场^①,将自己的画册拿给别人欣赏,那有多惬意啊!

“亲爱的,这幅素描多好看,您怎么就翻过去了?”

“唔!没什么,这幅素描,我画了一个在科西嘉给我们当向导

① 圣詹姆斯广场:伦敦英国王宫前的广场,上流社会活动的场所。

的有名大盗。”

“怎么！您去过科西嘉吗？”……

在法国本土和科西嘉之间，那时还没有横渡的汽船。莉狄娅小姐要去那个岛屿，大家就打听有什么船即将起航。而且，上校当天就往巴黎写信，退掉预订的客房，又同一位船长讲好，搭乘他那条要驶往阿雅克修^①的科西嘉双桅船，船上正好有两间舱室。大家把食物搬上船，船长拍着胸脯保证，他的一名老水手是个值得赞扬的厨师，做出的鲜鱼汤举世无双。他还保证小姐一定会很舒服，一路上也会浪静风顺。

此外，上校还让船主满足女儿的愿望，不再接待任何乘客，并设法靠近海岸绕行，好能观赏岛上山峦的景色。

二

到了起航的日子，一清早就全部准备就绪，都装好船了：双桅帆船要乘暮晚的轻风上路。在等待开船的这段时间，上校就带着女儿在卡纳比埃尔大街散步，忽见船长跑来找他，请他允许自己的一个亲戚搭乘。船长说那是他长子教父的外甥，因急于赶回家乡科西嘉，一时又找不到别的船。

“他是个讨人喜欢的青年，”马泰船长还说道，“也是军人，近卫军步兵军官，假如那一位^②还是皇帝的话，他早就提升为上校了。”

① 阿雅克修：科西嘉岛西岸港口城市。

② 指拿破仑一世。

“既然是军人……”上校说道,接下来他就要讲,“我愿意他来和我们……”不料莉狄娅却用英语高声说道:

“步兵军官!……(须知她父亲是在骑兵部队服役,因而她鄙视其他所有兵种),大概是个没有教养的人,别再晕船,那就大煞风景,把我们航海的乐趣全搅了!”

英国话船长一句也听不懂,但是他见莉狄娅小姐那美丽的小嘴噘起来,她说话的意思也就猜个八九不离十,于是他就大夸特夸那位亲戚,最后还打保票,说是那人十分文雅,出身于伍长^①家庭,绝不会妨碍上校,因为他船长自有安排,让那人待在没人注意的角落。

上校和莉狄娅小姐觉得奇怪,科西嘉有些家庭竟然世袭伍长。不过他们倒是由衷地想,不就是个步兵下士嘛,可以断定是个可怜的家伙,船长发善心才让他搭船。果真是军官,那就不能回避,要同他交谈,一起相处;然而,对一名下士就不必拘礼,只要他不是带领一小队士兵,不是枪上了刺刀,硬要把您带向您不愿去的地方,那么他就是个微不足道的人。

“您那位亲戚晕船吗?”莉狄娅小姐语气生硬地问道。

“从不晕船,小姐。那颗心像岩石一般坚强,在海上就像在陆上一样。”

“好吧!您可以让他搭船。”莉狄娅小姐说道。

“您可以让他搭船了。”上校随声附和。父女二人又接着

^① 伍长:科西嘉民众习惯将国民分为五等,即贵族、伍长、公民、平民和外乡人。拿破仑一世的绰号为“小伍长”,即源于他的家庭出身。原文 caporal 译为“伍长”、“下士”,则完全由行文决定。